

酒神的欢歌——拉丁舞身体语言初探

林琼

(集美大学体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体育舞蹈需要从由“形”的规训延伸至“意”的解读。笔者运用符号学、身体语言学、美学等理论,对拉丁舞的动作形态和语言表意进行解构。研究得出,拉丁舞的躯干是所有动作和情绪产生的原点,并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成因。“手舞”传达了矛盾对峙中的刚柔并济,足蹈以对“开绷直立”的扬弃表现了对生命本体的追求,头面部语言则进一步承担了微观体态语言的叙事作用。拉丁舞丰富的身体语言彰显了对人性原始情感——酒神精神的歌颂。

关键词:拉丁舞;身体语言;酒神精神;日神精神

中图分类号:G83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9)03-0009-04

Dionysian Carols—Primary Exploration of Body Language of Latin Dance

LIN Qiong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of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Dance sport necessitates not only the trains of shapes but also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implication. With the theory of semeiology, kinesics and esthetics, the paper deconstructs the action form and signification of Latin danc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a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ult, torso acts as the original point of all actions and emotions. Hand dance transmits the temper force with grace in a contradictory state while foot dance is filled with pursuit to life-in-itself by discarding ‘open and erect’. More microcosmic narrative functions are assumed by head and face language. The plentiful body language in Latin dance is available praise of Dionysian spirit, which is the primordial sentiment of humankind.

Key words: Latin dance; body language; Dionysian spirit; Apollonian spirit

1 身体语言的符号学意义

布迪厄认为:“精神范畴的再现以两种方式被体现出来——通过人们制作的物质建构和与这些建构有关的他们身体位置的摆放。”^[1]事实上,以人类姿势、表情、动作为物质呈现的身体语言的发轫远早于口头语言,身体是人最初也是最天然的表达工具。在当代,身体语言学已然成为一门以肢体性非语言表达模式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人类55%以上的情感信息都通过身体语言学的大门铺展开。

作为身体语言的一方载体,拉丁舞传入中国已30年。然而,拉丁舞教学或竞技训练都仅囿于技艺层面,其举手投足间所应传达的原始动机和人文意义却鲜有人问津。“舞蹈是由已被看过千万遍的仪式

化姿势组成,其动作具有一种装饰性,并使场景披上一种多余而有必要的姿势保护层。”^[2]身体语言符号的构成参数,即拉丁舞肢体语言的“动作”“表情”“姿态”等符号能指,实则为不同地域、人种、风土和审美取向在人类身体上的印记,其语言风格反映了一种族群性的实体性认同。^[3]拉丁舞不同于体操、花样滑冰之处在于其不仅能传达出高难、优美、惊奇等非叙事信息,更能以身体诉说丰富的文化叙事信息。解构拉丁舞动作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索绪尔),便还原了拉丁舞身体语言的“原生态含义”。

2 拉丁舞身体语言中的酒神精神

2.1 酒神精神的身体美学内涵

《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日神阿波罗代表的理

性、克制、静穆的梦境称为“日神精神”，将酒神狄奥尼苏斯代表的自性灵里升起、全然感性的狂喜的陶醉称为“酒神精神”。^[4]在尼采的哲学命题中，强力意志、超人原型和重估一切价值都脱胎于“酒神精神”，它不仅是一种认识论范畴，更是一种最接近于生命本质，使人突破个体范限成就自我的忘我境界。^[5]

2.2 拉丁舞身体语言解构

2.2.1 躯干——悲欢驰纵的原点

根据法国教育家、舞蹈理论家德尔萨特创建的“人体表情体系”，人体运动具有不同的层次——头部是智慧的代表，躯干集中表达了情绪和精神，下肢则富于表现活力。纵观拉丁舞各舞种，躯干尤其是腰胯部的起伏扭转可谓所有动作语汇之“诗眼”，以人体躯干这一“表情区域”展示着极具夸饰的羞涩或直截了当的奔放。动作的原点揭示人的欲望，既构成动作的支撑点，又是动作生发的最初动机和最终归宿。^[6]聚焦拉丁舞动作的原点，便不难发现拉丁舞的始源与精神栖居地。

自 15 世纪开始，大量非洲黑人被贩往美洲。在长达 300 年的交易中，生活悲惨暗淡，只有听从身体的需要才能活下来，因此他们在肉体的狂欢中滚动着生命意识，尤其是用腹部与髋部的摆动来宣泄他们的愤怒、欢乐、束缚和绝望。^[7]而这样一种酒神精神对现实苦难的超越依托的便是血液里流淌着的来自故乡和种族的身体动律。

非洲黑人最善于用身体语言来表达内心。无数非洲古老岩画定格的画面往往溢出一种亢奋的情绪，人物动作粗犷但动作幅度却很大。9000 多年前产生于狩猎采集、宗教仪式、图腾及生殖崇拜的舞蹈形式就以强调腰胯的屈伸摆动，抒发着原始的生命意象，追求世界与本体融合的最高欢乐。利比亚、突尼斯、几内亚、尼日利、马里、坦桑尼亚等众多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民间舞蹈都突出胯部的动作元素。阿尔及利亚卡别里地区甚至有一种游戏舞蹈，用旁抖跨、快抖胯、圆抖胯等技巧模拟鸽子的各种姿态。^[8]这种自发的、随性的、朴素原始的身体动律没有被严峻的奴役所吞噬，反而成为黑人们聊以自慰的精神方式，他们用肢体的“乡音”诉说“生”的欲望和“活”的情感。当黑人的民间舞蹈与美洲土著文化融合形成拉丁舞时，所有拉丁舞舞种便都以腰胯部规律性的正弦曲线运动为原点，呈现出非洲黑人悲欢驰纵的精神世界。

以桑巴为例，其名称由非洲安哥拉基姆本杜语“森巴”演变而来。安哥拉、刚果等地遭葡萄牙人掠

夺的黑奴双脚受镣铐所桎，就在故乡的身体动律中加大了腹背的起伏幅度来排遣身心痛苦。于是在最后规范成形的桑巴舞中，不论多么热情奔放摇曳生姿，都以 bounce（胯部翻动）为所有动作的发力点和原型，以这种身体中段的强烈翻腾，表达着原始的坚韧乐观。再如伦巴通过身体中段挤压地面产生的反作用将力量传输到胯部，从而产生胯部车轮式的滚动和跌宕。通过沉胯塑造虚拟的“压迫—反抗”，抒发对苦难的隐忍和悲愤。受厚重非洲文化镌刻的拉丁舞，始于原始的身体动律，用躯干表情悉力展示着内心的悲欢。

2.2.2 手舞——刚柔并济的吐露

拉丁舞的技术中，手所占的比重是最小的。作为凸显情绪区域躯干、活力区域下肢的拉丁舞，手往往仅被定义为“身体的延伸”，技术要求甚至可以精简为“自然”。但正是“手舞”在拉丁舞肢体语言中具有“天生生发”的特点，使其不仅仅是客观结构上“身体的延伸”，还充当着细腻情感末梢的“心灵的延伸”。

拉丁舞身体运行中的任何形态，肩胛骨都保持在一条平行线，始终与躯干——腹背段形成一种对峙，如胯动肩静，胯起肩沉、胯前肩后等。在自始至终的矛盾冲突中，肱二头肌与三头肌鼓胀，喻示被迫背井离乡的非洲奴隶们内心的挣扎反抗。可以说，拉丁舞的手部微观语言是比躯干更加隐蔽的身体符码，手部“延长”“畸变”作用于时、空、力中的所致的夸张变形，^[9]显露出不同舞种的内心体验。

在深情的伦巴舞中，常可见中指稍微下压，五指松弛向外延伸的“柔情”语态。如“Rumba Walks”（伦巴走步）的 4-1 拍和“Cucarachas”（库克拉恰），自手臂到手腕，再到指尖不见任何棱角，在无限的柔和的延展中，眷恋似乎由心顺着手臂涓涓流淌。而在情感爆发的表现性造型以及源自曼波舞（产生于海地的宗教活动，以刺激感官，释放热情为特征）的恰恰舞中，则更多地使用了“刚”性的手部势语，手腕与掌心下压、五指张开，食指上翘，中指下压如同鹰爪般张力十足，征服欲尽显于方寸之间。恰恰舞中的“Landes Chase”（朗德追步）、“New York”（纽约步）等，都在舞步的启动拍（即“2”拍）展示强大的爆发力，肩胛骨张开从而以打开胸腔空间显示对个人领地的扩张或对桎梏的冲破，手臂贴耳上提呈“鹰爪”势，五指线条分明苍劲有力，形成经典的“Check”造型。此外，手部表意在豪放雄壮的斗牛舞中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

作用,可谓法国18世纪舞蹈家诺维尔所称“大自然赋予人的第二器官”。斗牛舞中狭路相逢临军对阵,大多采取暗示专横霸道、胜券在握的攻击性手语——按掌压腕五指张开,包括诸如“The Huit”(斗篷步)中提气扩张胸腔挥动斗篷的“刻板再现”,还融入转碗、响板等弗拉明戈手势作为“情感再现”,流露出舞中的斗智斗勇和放荡不羁。

2.2.3 足踏——“开绷直立”之扬弃

下肢在德尔萨特“表情体系”中彰显活力。刨去腰胯部的轴心地位,拉丁舞率性洒脱的下肢动作可谓最令人目眩神迷。当下肢综合运转时,许多隐蔽的情感意识也随之表露,不仅体现了体型和素质,还反映了情绪状态、人生态度和种族背景。

拉丁舞自1924年英国皇家交际舞协会整理,汲取了芭蕾的下肢规范,进一步涵盖审美和炫技的范畴,因而迄今所有理论研究都将拉丁舞的下肢动作类同于芭蕾的规范。然而,在笔者看来,拉丁舞的足踏类似于“开绷直立”,却充满了对“开”和“立”的反叛。

首先是“开”。从体态语言看,足尖所圈定的范围标志着欲求的空间领地。芭蕾的强烈自尊和出世渴望要求打破人体自然的生理原则和心理意念,从髋关节开始至膝关节和踝关节各向外旋转90度,能实现对空间领地的标榜,同时在极端的“外开”中隐藏臀部,淡出肉欲,缔造一种极具理性的“日神精神”。经欧洲人艺术化后的拉丁舞,固然在“小八字”的足部动作空间上追随了芭蕾的审美原则,但与芭蕾对“力比多”(弗洛伊德)的克制相反,腿脚中依然“坦露”人性的原始冲动。拉丁舞将外开仅限于髋关节和踝关节的适度外旋,例如伦巴与恰恰的“Sur Place”(原地换重心),桑巴的“Whisk”(交叉步)、牛仔的“Fallaway Rock”(渐退摇摆步)等。腿部动作中处处选择了关闭膝关节和收紧大腿内侧肌肉群,毫不掩饰地展现着腰臀部的绰约,如同非洲大陆上的先民一样倾诉着对爱情的渴望,对人类繁衍母题的向往。

其次是“立”。芭蕾受基督教禁欲主义影响及西方文明对肉体欲望的遏制,在不足3平米厘米的面积上力求向上腾飞超越现实^[10],以诸如“Arabesque”的典型造型构成“荣耀上帝”的范式。相较于芭蕾用“立”的挣扎实现对地心引力的挑战与对外观幻觉的沉溺,拉丁舞则截然相反地将酒神放纵的身体重心坠落尘世。拉丁舞顺应自然规律沉向地面,双脚脚掌无时无刻不在与地面亲密交流,挤压地板,再借地板之反作用力回馈于自身。在这样一场“与地板的舞蹈”

中,舞步大起大落,热烈激昂,生命本体与自然尽情沟通,投射出生命的丰盈。例如以欢快跳跃为标识的牛仔舞,舞步中洋溢丰满的弹性,但实则并非挣脱身体重心产生“跳跃”,反倒是压着身体,松弛膝盖,靠“自由落体”般的下降产生地板的反弹力,再协同脚踝与脚掌的力量完成“弹簧式”律动;除此还有铿锵利落的恰恰舞,倘若忽略了脚掌与地面的相互作用,一味追求速度,便极易导致重心的偏歪和上身的失衡,形成“语无伦次”“聱牙诘曲”的身体语汇。因此,拉丁舞的足部仅吸纳了芭蕾的“绷”与“直”,但保留了其基本语义中对“开”与“立”的反叛,从而保留了人在“醉境”中高涨的生命力。

2.2.4 头部——微观体语的倾诉

弗洛伊德与荣格对心理学的研究,将人的肢体动作表意从情感表层进一步延伸到了潜意识与本能层面。体态语言学家认为,人的身体暗示着情绪的程度,而情绪的性质和本质则由面部定义。^[11]基于拉丁舞酒神般的写意,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都借助身体和盘托出,因而头部、面部的微观语言也显得不拘一格,各具特色。

例如在恰恰舞常用的“Check”动作中,当左脚经右脚上后重心落至两脚中间时,右腿膝盖贴靠左腿膝盖窝,颈部、头部略微前伸,形成一个干净有力的定势造型。从动作空间上来看,作为积极性体语的头部前伸是扩张个人领地空间的一种暗示,热带地区的军舰鸟在求偶或受到攻击时,脖子能够膨胀成大红球,以宣示权威或吓跑侵入者。因此,恰恰的“Check”动作将头颈部梗直微向前伸,意味着一种挑战、勇敢,甚至是威慑的进攻信号。在展示爱情的双人动作中,这则是对个人情感欲求开宗明义的宣告。又如在伦巴、桑巴舞中,常可见女舞者下颚稍上抬,头部微微侧仰,神情娇俏撩拨,生发出一种倔强的情绪,同时展现欲拒还迎的魅惑。

而眼里眉间能够传达的信息和情感就更加丰富了。列夫·托尔斯泰曾细致描写过80余种的眼神,文学家爱默生曾感叹“人的眼神说的话和舌头一样多”,孟子也说“听其言也,观其眸”。在拉丁舞中,顾盼生辉脉脉含情的眼神、爱恨交加幽怨深沉的眼神、抑或泼辣笃定的眼神、星目含威的眼神、狡黠机敏的眼神……都纷呈毕现。在斗牛舞中,“Appel”(踱步)、“Attack”(进攻步)、“Separation”(推离步)等舞步均采取下颚收敛的头部势语,屏息凝视眼神凌厉,在剑拔弩张的动作氛围中显示出强大的征服感和自

信。而在最后的造型动作,又采取代表自尊的上扬头势,眼神居高临下,彰显胜利后的高傲与藐视。

当男女选手的目光“接触”,产生的对话则更为微妙。拉丁舞竞赛套路的编排往往以男女选手的“初遇”展开,二人距离数米,却凭借日光和呼吸的连接萌发出情感冲动,继而又在眼神的追随下用身体语言互诉衷肠。还如伦巴舞的“Sliding Doors”(滑门步),在 8 拍的音乐片段里男女舞伴的肢体不需产生接触,却在日光的联系中始终呼吸与共。女选手酝酿着娇羞的眼神上重心,蓄力关闭右侧身体,目光瞬间与左边的男士交汇,眼神也从游离与羞涩转为兴奋与渴望;紧接着的“Cucarachas”(库克拉恰)在上身空间的延展中眼神既缠绵又纠结,欲说还休,预示着情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曲折;最后一个回眸和转身,将满腔爱意定格在心灵的窗户。可以说,在所有的身体运动形态中,拉丁舞眼神所包含的叙事信息最为丰富,这也与拉丁舞的身体语汇大量来源于非洲民间舞蹈,而非洲先民最善用舞蹈表情达意的原始情愫有关。

3 酒神意蕴对拉丁舞教学的启示

借助酒神意蕴的身体语言解构,拉丁舞教学便有了突破“形”的规训,有延伸至“意”之解读的可能。笔者以为教学实践可以着力于以下几点:

第一,身体动作的原点表达着拉丁舞的历史文化支撑点。拉丁舞着眼于人体“表情区域”——躯干与“活力区域”下肢的动作表现,尤其是用躯干部分的动律,因此腰腹部、胯部的技术训练与情感引导应当是拉丁舞教学的重中之重。同时,应当在教学中阐释伦巴、恰恰、牛仔、桑巴、斗牛舞胯部律动的异同,在教授沉胯、摆胯、翻胯、提胯等躯干技术时,追溯不同地区原始劳动、宗教、情爱表达等动作源头。

第二,拉丁舞自产生之初就带着酒神欢愉追求的肉体,历经欧洲强势文化的洗礼和规整,在西方身体规训的强势话语下,依然保持其本体与自然融合的向往。尤其是腿脚动作拒绝僵硬、冷漠与理性,而将丰盛的生命体验注入身体语言中。因而笔者对当下拉丁舞下肢教学训练中普遍采用的“芭蕾拿来主义”提出质疑和修正,“收、绷、直、沉”方才是拉丁舞腿脚教学原则更全面的表述。

第三,经标准化的拉丁舞步和身体动律虽已格式化,头面部与手部的语言表达却依然异常丰富。所以

在拉丁舞(特别是拉丁表演舞)教学中应细化不同舞种、情境下的头势、表情和手势,更准确地将人性内心的情感言说尽致。

4 结语

基于媒介的原生性,拉丁舞身体语言必定受体貌、种族、语言文化、历史记忆、风土习俗等差异性要素的影响。在“难”“美”“新”的竞技特征之外,拉丁舞的身体动律、动作语汇、轨迹空间,以及五个舞种的风格差异等大量的文化信息折射出非洲、美洲、欧洲纷繁的历史人文意蕴。探究拉丁舞动作的本体意义,是当下范水模山、普遍“失语”的体育舞蹈教学训练的内在需求,也是身体文化教育的应有之义。以拉丁舞躯干、手舞、足蹈、头面部等区域动作语言解构为起点,广阔的异域身体文化探索空间依旧很大。

参考文献

- [1]安德鲁·斯特拉桑. 身体思想[M]. 王业伟,赵国新,译. 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10-11.
- [2]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李幼燕,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5.
- [3]乔纳森·弗里德曼. 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 郭建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40.
- [3]尼采. 悲剧的诞生[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7-26.
- [5]王宏. 中欧体育哲学思想比较[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127.
- [6]刘清弋. 返回原点——舞蹈的身体语言研究文集[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53.
- [7]萨利·贝恩斯. 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M]. 华明,译.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1.
- [8]刘晓真. 中国世界舞蹈文化[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377.
- [9]韩茉莉. 舞蹈创作艺术[M]. 郭明达,译. 北京:中国舞蹈出版社,1990:109.
- [10]刘青弋. 现代舞蹈的身体语言[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124.
- [11]刘建. 无声的言说——舞蹈身体语言解读[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71.

[责任编辑 魏 宁]